

可怜多少父母心

课文忆写之二：《跨越百年的美丽》

“哪有那么多的文艺团体可以接纳这些毕业生?”对方笑道:“你不懂。你看电视上随便哪个小节目里就有多少女孩在后面伴舞?每天有多少企业开工剪彩、订合同、商品发布、展销,又需要多少女孩子出场?我们这里订单不断,经常一要就是几十人、上百人,一拉几大车。不是你想象的那种去当艺术家。”我又问:“孩子们在这里不学专业知识,热闹几年后将来怎么生活?”“那我们就不管了。”

这件事对我刺激很深。在商业大潮下有人任意挥霍青春,有人借机赚钱。该怎么引导青少年?这已成为一个尖锐的社会问题。当时全国妇联组织了妇女要自强、自立的大讨论,一个杂志振聋发聩地喊出:一个女性要认识到丈夫不可靠、子女不可靠、青春不可靠,唯有你自己的知识、志气和能力才可靠。女孩子对镜自怜,觉得很美;在台上歌舞,觉得自己很美。但这种美丽能吃喝几年?五年?十年?这涉及人生观、女人观和美丽观。

当时我在新闻出版署工作。一天上班看文件,看到时任副总理的李岚清给当时的教育部长陈至立的一个批示,说现在大学生很浮躁,今年(1998年)是镭发现100周年,可以宣传一下居里夫人的事迹,以启发青年人静心求知。这个文件点燃了我的灵感,何不写一篇居里夫人怎样发现镭的散文?以前我的那本《数理化通俗演义》侧重写事,这篇文章就主要写人,写她怎么对待自己的青春、美貌和事业。“居里夫人是属于那一类很漂亮的女子,她的肖像如今挂遍世界各国的科研教学机构,我们仍可看到她昔日的风采。但是她偏偏没有利用这一点资本,她的战胜自我也恰恰就是从这一点开始的。”“她以二十五岁的妙龄,面对追者如潮而毫不心动。她只要稍微松一下手,回一下头,就会跌回温软的怀抱和赞美的泡沫中,但是她有大志、有大求,她知道只有发现、创造之花才有永开不败的美丽。”她成功了,一人两次获得诺贝尔奖。100年过去了,她在人们心中还是那样的美丽。文章的题目就叫《跨越百年的美丽》,发在1998年10月22日《光明日报》上。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年12月将其选入《教师教学用书》,2006年6月选入《语文》六年级下册。以后还有山东教育、北师大、华东师大、中国大百科、开明、人民卫生、天津科技等出版社的教材版本。



文章发表后许多报刊纷纷转载,反响强烈,故事不断。许多家长把文章剪下来给孩子看,有子女在外留学的,还漂洋过海寄到国外去。有不少父母与孩子同读文章时激动不已。我的一个已经毕业工作的博士生,转来他一个女同学的文章:

“《跨越百年的美丽》让我们在时隔百年之后,再一次更加强烈而清晰地感受到居里夫人的不朽魅力。我和小女在家中彼此交换读过多次。我想,这样的文章要是早早收入教科书,现在也许不会产生那么多的女孩靠吃青春饭来满足自己的物质享乐需求。因为追求上进、自我完善是人的天性。可惜,现在的教育却往往忽略了这一点,忽视了青少年最重要的教育应该首先是人格的塑造,而今浮躁的社会又让他们耽于享乐,追逐虚荣……这不仅是个人的不幸,也是社会的不幸,民族的不幸!然而又何其有幸,有人站出来写下如此赏心悦目又富于营养的好文章,像沙漠里的甘泉,暗夜里的灯光,使人心驰神往。”

这篇文章写于2009年的教师节,文中的“小女”早已大学毕业。类似这样的故事还有很多。这是一个“知识母亲”对子女的自觉关怀。还有一个“知识父亲”的故事。

去年我到某省采访,这时距文章发表已经过去20多年。一位杂志主编说,当年他们

的杂志转载了《跨越百年的美丽》一文后,省里一个领导打来电话说:“请你给我复印三份送来。”原来这个领导的儿子正在谈对象,面对几个候选者家里意见不一。“官爹”到底水平高,他要把这篇复印好的文章分发给候选儿媳,听听她们的读后感,以鉴别高下。古代有比武招亲,现在却演了一出“读文选媳”的戏。可怜天下父母心。

但可悲的是有不少家长并没有这个意识,任孩子在社会的大染缸里自生自灭。2005年时,我正在《人民日报》副总编任上,每晚夜班编报到凌晨3时左右才能下班。一天感冒发烧,下班后已是凌晨,路过航天桥下一所医院就进去输液。护士奇怪我这么晚来看病,她说:“我以为这个城市里只有我们医生才有夜班。”正迷糊间,进来两位漂亮的女孩,一身打扮珠光宝气。一看就是夜生活中人,也刚下夜班。其中一个感冒,另一个是闺蜜陪伴而来。她们年纪还不大,甚至还有的一些天真。就在我旁边不远,拉把躺椅开始输液,然后就叽叽嘎嘎地聊起天来,不时还轻轻传出银铃似的笑声。我耳朵里飘进几句话:“你每月给家里寄多少钱?”“别的不管,反正每月给我妈寄5000元。”我一下从高烧中清醒过来,一身冷汗,什么工作这样有钱?看样子,她们也就是高中生的年龄。她们的父母可能不知道她们在外打什么工,怎样抛洒自己的青春。护士台上那个年轻的女护士,可能终于明白北京城里至少还有三种人在上夜班。后来我专门写了一篇《夜幕下的北京城》收在《总编手记》一书中。

这些故事说来说去,都是围绕一个问题:该怎样做人。这也说明了第一个“最”字,为什么这篇文章被选入教材的频率最高,版本最多。但是很遗憾,2018年全国实行教材统编,《跨越百年的美丽》一文被“统”掉了。一篇课文,虽然是用来学习语文的工具,但它首先作用于学生的是品德教育。这里仍然有一个德育、智育关系的问题。许多家长、老师都为失去这篇好课文而惋惜,呼吁它的归来。我也觉得它是我所有入选课文的作品中最适合学生、家长口味的,曾提议愿用我现仍在课本里的其他任何一篇文章来换回它。奈何,呼天不应! (注:1月15日本报刊发的《常州城里觅渡缘》为课文忆写之一)

莫言

癸巳中秋,吾应星云大师之邀至高雄佛光山参观访学,下榻紫竹林别墅。是夜月光皎洁,晴空如洗。主持法师邀我至户外凉亭茶坐,吾欣然从之。此亭依山而筑,居高望远,山下佛寺灯火辉煌,美轮美奂。大佛招引,八塔肃立。目睹胜景,心生敬意。亭后石壁有清泉一股淙淙而下,泻入池塘,飞珠溅玉。山前林木草丛间虫鸣唧唧,不绝如缕。泉声虫声,交织成曲。忽有鸟鸣格磔,戛然而止,愈显夜色沉寂也。流星破空,令人心境幽远;法师谈经论道,妙语珠连,令人心旷神怡。茶香四溢,开胃醒脾。有此饮茶听经之会,实乃此生之幸也。正感慨间,忽见一萤火小虫飞入亭中,落亭壁上。有壁虎两只悄然逼近。虫命危矣。众皆惶然。法师合掌祈念:壁虎壁虎勿食小虫。俄顷,壁虎遽然而退。众道:善哉善哉。

次日,吾与星云大师在大觉堂以《看见梦想的力量》为题对谈,堂下听者数千。吾简言描述昨晚亭中故事后向大师发问:壁虎虽退,但终会腹饥,饥便欲食,食即伤生。如忍饥不食,即会饿毙。虫命为生,壁虎之命亦为生,如此矛盾,该当如何?大师不假思索对曰:万物皆有佛性,壁虎亦可食素。大师言毕,堂下掌声雷动,吾亦为大师之机敏应对而深心敬佩也。

时过八载,恍若转瞬。佛光山之光依然灿灿,紫竹林之亭依旧亭亭。不知亭中壁虎改食素否?即便亭中壁虎改食素,天下壁虎改食素否?即便天下壁虎能食素,然天下食肉者皆能食素否?如此一想,不禁茫然。大千世界,芸芸众生,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然此自然铁律,在佛家眼里,又何尝不是因果联系报应不爽也。看这世界,恶魔也许永远不会退场,杀戮也许永远不会终止,但佛教存在的意义也许亦于兹乎?

想先贤多有寄记之美文,吾效东施之颦,忆而记之,供方家哂笑之料也。此亭本无名,吾斗胆以壁虎名之,祈亭与主人谅解。

辛丑正月初六

读莫言《壁虎亭记》有感,赋绝句二首

其一

紫竹林边壁虎亭,慈悲故事众人听。大师机智莲花语,佛性养成戒荤腥。

其二

大千世界最包容,善恶从来道上逢。地狱不空休问佛,人间疾苦记心胸。

读莫言老师新作《壁虎亭记》感慨系之,口占二绝句并书,供方家两哂。 王振

这乐器,承载着东方美学的“惆怅之美”

古筝演奏家袁莎就古筝的精神气质、艺术与哲学的交集等问题接受访谈

本报记者张漫子

她是许多中国古筝学习者的“启蒙老师”,不仅许多人学习古筝的第一堂课是跟着她录制的教学CD入门的,你我听过的许多古筝名曲也都出自她的CD。

她曾携古筝登上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九次会晤文艺晚会、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开幕式等国家最高级别的舞台,诠释古筝之美。

她将中国古筝与钢琴、小提琴、大提琴等西洋乐器交融的魅力,展现给30多国观众,向世界展示敦厚诗意的中国文化。

她是著名的古筝演奏家、中央音乐学院教授袁莎。

这种拥有2500多年历史的古老乐器有着怎样的精神气质?艺术与哲学之间有多少交集?外国人如何开始对中国音乐感兴趣?带着这些问题,记者专访了袁莎,聆听她对古筝、对音乐、对文化交流与文明互鉴的理解。

古筝承载着东方美学的“惆怅之美”

草地:听说袁老师从6岁开始就已经接触古筝了,一弹就是几十年。古筝对您而言意味着什么?

袁莎:最初学习古筝是父母的决定。我父亲观察到我在孩童时期流露出的天分与敏感,决定培养我走上艺术之路。我接下来越来越幸运地意识到,自己在逐步印证着父母的决断。

草地:相较于其他乐器,古筝的特色是什么?

袁莎:古筝的历史长达2500多年,古筝艺术承载着深厚的文化底蕴。我一直认为,琴音是寄托复杂细腻心境的最好载体,也是东方美学恰如其分的体现。就我对古筝传统乐曲的理解与诠释而言,“惆怅感”是其中蕴含的最富意味的美。在弹奏《出水莲》时,这种“惆怅之美”体现得尤为极致:弦凝指咽声停处,别有深情一万重。挥之不去的惆怅万端、千回百转,诗般的曼妙婉约,欲说还休……饱含着中国文化意境中花未全开月未圆的遗憾与缺陷之美。

草地:您曾说过,习琴不在高难,贵在陶冶心境,修身养性,弹琴指下静清,音意始臻微妙。古筝之美如何滋养您?

袁莎:弹琴就是“弹自己”。文学家用文字表达;画家用画笔描绘;而我,则在琴声中诠释生命的悲欢离合。一曲古筝音中,满载着挥之不去的乡愁……我的家乡在浙江天台,我从6岁起去上海音乐学院学琴,7岁独自离家跟着启蒙老师去四川,9岁考入中央音乐学院。少小离家,四十余载的艰辛历程磨炼了我的意志,古筝成为我慰藉心灵、寄托情怀最好的途径。古筝是我的另外一个世界,可以自由自在地在音乐里成就纯粹的自我。现实世界中的小我会升华为琴声世界中的大我,真挚纯粹的音乐所饱含的温暖与深情不断滋养丰盈我的心灵。身处喧嚣纷杂的现实世界,却可以尽情游走于无穷无尽的音乐意境中,独与天地精神往来,领略生命的大爱大美。



演出中的袁莎。

去的过程,遇到过哪些阻力?

袁莎:1990年至2000年前后的一段时期,中国器乐受到西洋乐、西方艺术理念的影响,开始走向偏于现代风格与理念的道路,忽视了我们中国乐器自身的传统底蕴与根基。在当时国家级的古筝大赛中,大家几乎都以偏重技巧性的现代作品训练及参赛。不过也就是在这段时期,高难的技巧训练催生了古筝艺术强大的技术积累与进步,古筝的技巧性与专业化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当我们带着强大的技术去西方国家进行艺术交流时,西方人感到震惊,他们无法想象中国古筝这样一件古老的乐器竟然可以演奏与西方乐器技巧难度相当的现代作品,并且与西方的交响乐团、西洋乐器进行高水准的专业合作。他们对中国的演奏家刮目相看,感受到我们的高超技术与专业素质。但是,问题也就出在这儿,我们用强大的技巧取代了古筝传承千年的深厚传统底蕴,也失去了这件乐器的根基,丢失了它的精神。

中国音乐美在简约,不应丢失底蕴与精神

草地:古筝虽然是拥有悠久历史的古老乐器,但它真正规范发展、专业化发展是近几十年的事情。上世纪90年代,曾出现一股从娃娃抓起,学习钢琴、小提琴的风潮。中国音乐思潮也曾遭遇过西方思潮的影响。中国古筝艺术专

草地:应当如何看待民族乐器的传统,或者说,古筝艺术的传统如何体现?

袁莎:古筝的传统体现在流传千年的古曲当中,这也是琴乐文化中大浪淘沙的精髓。中国音乐的美是简约的,而简约极难。将单音连成线条,不仅靠指尖,更需要气韵与功底,这就是中国文化意境中的留白,是一种心灵与哲学之美。东西方的美学观念是存在极大差异的,我们的发展应当求同存异,古筝艺术蕴含着中国文化千年来深厚的人文美学底蕴,在其强大的技术支撑与专业发展之上,我们当展现古筝艺术的独特气质与精神,传递出中国文化大道至简的美学追求。我们年轻一代古筝演奏者,当秉持传承与发展的理念,在坚守古筝敦厚诗意的的气质精神基础上,再去探索创新与发展。

草地:一切艺术问题都是气韵问题。

袁莎:是。庄子说,唯道集虚。中国诗词文章里都着重这种空中点染、拟虚成实的表现手法,使诗词意境里有空间、有荡漾。字,笔画越少,越难写;音,谱面越简,越难弹。弹琴五音之趣,半在吟揉,吟揉之妙,全在圆满。弹琴更高的境界是“慢”和“弱”,而非“快”和“强”。快音强音仅为技术层面,重复训练即可练就。而慢音弱音,考验的则是举重若轻的功底与造詣,于质朴简约的表象下,是内在的满怀深情,万千气象,是为动中的极静,静中的极动,直探生命本原。

把敦厚诗意的精神气质展现给世界

草地:古筝有没有精神气质,如果有的话,它的精神气质是什么?

袁莎:从学琴开始,我成长的每一步都跟古筝相关,所以我会不由自主地思索古筝背后的人文、历史,甚至美学与哲学,去探究古筝艺术的精神气质究竟是什么。

当我有幸将古筝作为中华文明的名片,向世界展现中国文化的自信与魅力时,我想,敦厚与诗意,是对其精神气质最为完美的诠释。

2017年起,我导演并演奏了中国首部箏剧《箏与诗·归去来兮》。全剧以箏乐为线索,以箏史为脉络,融合诗词、演诵、戏剧、交响、舞蹈于一体,借由不同朝代的古筝经典作品及诗歌的脉络,梳理了自先秦至当代的中

国古筝艺术发展史:《高山流水》(先秦)、《涉江采芙蓉》(东汉)、《春江花月夜》(唐代)、《出水莲》(宋代)、《牡丹亭》(明代)、《长相思》(清代)、《月亮月光光》(当代)等。跨越千年时光,箏乐在岁月的砥砺中延绵发展,薪火相传……

草地:您第一次出国演出才9岁,至今已经有数百次中外艺术交流的实践,这些年,海外观众对古筝艺术、对中国音乐的感受有哪些变化?

袁莎:年少时期代表学校出国演奏的时候,总是希望以高难度技巧向世人展现我们的强大,其实还是一种不自信,扬短避长,忽略了古筝最大的魅力;之后逐渐意识到古筝自身的优势,开始以最传统的古曲来展现我们的民族特质与文化审美;近年来,我带着古筝站在国家重大外交舞台上时,心灵与情感的表达已完全超脱于技术之上。古筝作为中国文化的载体,将极具魅力的、诗意的、敦厚的精神气质淋漓尽致地展现给世界。琴声上升到心灵的层面,才真正回归音乐的本质,即情感。音乐作为桥梁,在世界的舞台上,向全人类传递的是大爱与大美。琴声中,是家国的情怀、宇宙的气韵与文明的互鉴。音乐应当是超越国界的,超脱于任何技巧与形式的,音乐即情感,是真、善、美的化身,传递着爱与美好,使人心向美向善,使世界和谐。这才是弹琴的最高境界与追求,也是音乐艺术的最终意义与价值。

草地:东方的意境美与西方美学的追求之间有不小的差异,如何在音乐交流中缩小文化的隔阂?

袁莎:在音乐交流的实践中,面对西方观众,我会以箏乐意境与历史文化为核心,而从演奏或作品形式上,则融入西方元素。例如我在纽约林肯艺术中心的《箏与诗·归去来兮》音乐会中,融入了大提琴、小提琴、钢琴等西洋乐元素,并采用了捷克作曲家德沃夏克《自新大陆》的主题。将《自新大陆》中的思乡情怀与《春江花月夜》中的月色与思念融为一体。

而中国观众也并非人人都了解古筝的文化与历史,因此《箏与诗·归去来兮》以中国古筝音乐的历史发展脉络为线索,融入大家熟知的经典诗词,引导大家在优美的箏乐中,进入中国浩荡千年的诗乐海洋,进而领略古筝艺术的深远意境。这个课题我已经做了4年,会一直坚持下去。